

风云图

杨昭科



风 云 图

杨 昭 科

风 云 图

杨 昭 科

·

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5印张 105,000字

1976年1月第1版 197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,000册

书号 10111·1035 定价 0.34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描写农村气象员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。

故事发生在七十年代初期。广东省潮汕地区一个山村，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，建立了农村气象组，回乡知识青年石凌云当了气象员。石凌云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，不但管天上风云，而且积极投身阶级斗争。她依靠群众，深入调查，坚持真理，不怕风险，多次在关键时刻报准了天气，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，粉碎了暗藏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。

作品着力塑造了气象员石凌云、党支部书记石清明和老贫农石柱伯等动人形象。题材新颖，语言有地方特色，生活气息较浓。

封面设计：苏 华

目 录

一	凌云壮志	1
二	气象站长	17
三	隆冬夜雨	30
四	一个很大的问号	51
五	又是一个为什么	63
六	风云突变	72
七	石柱伯和他的晴雨花	89
八	三访石甲子	96
九	望天峰上捉三蝉	107
十	春满田间	122
十一	山雨欲来	136
十二	雨过天青	148

一 凌云壮志

一九七〇年隆冬的一天傍晚。

北方一股强冷气流长驱南下，潮汕平原到处冷飕飕的。一钩新月把冷光洒满大地，使人平添了几分凉意。

一个身躯粗壮的农村干部，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棉衣，脖子盘着一条方格水布，骑着一辆自行车，飞驰在流沙城通往大南山的公路上。他叫石清明，年约半百，长得肩宽腰圆，脚粗手大，钢针般的胡子爬满鼻前下巴，外表有点粗鲁，其实却是一个精细的人。因他自从土地改革以来，一直是石头村的党支部书记，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做老支书。

几天前，老支书到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，因为气象部门预报当夜有霜冻，会议开到傍晚就提前结束了。他一心惦挂着村里的防霜工作，顾不得天寒路远，趁着月色匆匆赶回村来。一路上，一队队挑着稻草、运着谷糠的人流跟他擦身而过。转眼又见那田野上的越冬作物，除了麦子外，全都严严实实地盖上了稻草；山岗的果园有的已开始燃起了驱霜的烟火，远远看去烟雾升腾。见此场面，他不禁浓眉一挑，仿佛看到了村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，正在紧张地展开防寒抗霜

的战斗。此时，一种渴望投入战斗的急切心情，促使他不知不觉又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，只见两个车轮在月光下寒光熠熠，象神话里的“风火轮”一样，滚滚向前。

车轮飞转，石头村已经隐约出现在他的眼前了。这里是潮汕平原的边沿区，地形很特殊；村后是巍峨的大南山，村前是低洼的小平原，两侧却是起伏坎坷的丘陵地。复杂的地形构成了多变的气候，春、夏、秋、冬象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；旱、涝、风、霜如走马灯一般反复无常。作为在石头村土生土长的老支书，不仅对家乡这些情况了如指掌，而且想了不少办法与老天多次周旋。半年前，他听说县里要举办农村气象学习班，特地向县委讨了一个名额，经过全村上下七挑八选，选中了回乡知识青年石凌云，又亲自把她送到学习班去。一个月后，石凌云学习回来了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，旗开得胜，接连报准了一次台风和两次霜冻，全村到处喝采。此刻，老支书心里暗自估计，石凌云今天一定很早就发出霜冻的预报了，全村的防寒抗霜工作势必已经搞得热火朝天。

可是，当他踏进石头村的地界一看，不禁全身冷了半截。成片的越冬番薯苗不但没有盖上一根稻草，连那些茄子、瓜秧、豆苗也未见采取任何防霜措施。举目向山岗望去，胡椒园、柑桔园、菠萝园，竟也冷冷清清的。顿时，一团团疑云在他心头翻腾起来：论起气象员石凌云对天气的敏感、对集体生产的责任心，石头村的防霜工作，早就应该是千军万马齐出动的了；面对眼前这种按兵不动的局面，他真不敢

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不由得把车闸刹住，下得车来，伸手往怀里掏出一副眼镜，擦一擦，戴上去向近处看去，分明没看错；他又把眼镜取下来，揉一揉双眼，朝四下环视，果然是如此。

他吁了一口冷气，脱嘴说了声：“这还了得！”心里随之思忖着：莫非是，县委的防霜通知接不到？莫非是，仪器失灵人不知？要不然，就是办事粗心的大队长，思想麻痹不出兵！这到底为什么？真教他百思不解啊！一股强烈的革命责任感，在他脑海里激烈地冲撞着，他恨不得立即找到大队长石小满和气象员石凌云问个清楚。时间不容许他再想下去，他又飞脚骑上自行车，两脚一蹬，车轮呼呼飞转，一口气冲上石桥，穿过村口榕树下，赶到大队办公室门口。

大队办公室设在一座旧祠堂里，大门洞开着，电灯也亮堂堂的，可里面静得出奇，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妹子，坐在中厅后壁角的电话机旁，捧着圆圆的花规忙着飞针走线。尽管那妹子背向外脸朝内，老支书一眼就认出她是石凌云的同寅*姐妹石春花。他把车铃扳得铃铃响。石春花闻声，陡地转过头一望，高兴得把花规一放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下厅来，叫道：“老支书，你怎地乘夜归来？”

“有急事呗，大队长呢？”

石春花发现老支书的眼神、脸色、声调都不比寻常，心想老支书到底有什么急事？她睁大眼睛揣测着，口里答道：

* 同寅——指年龄相近的人。

“大队长带着大伙到村后加班平整越冬秧地去了。”

老支书不觉一愣，严肃地说：“怎么搞的，痛处不管管痒处！难道县委的防霜紧急通知没接到吗？”

石春花这才恍然明白过来，不由舒了一口气，忙对支书道：“县委的防霜紧急通知下午就接到了，是我从电话里一字一句抄下来的，经过反复校对，亲手交给大队长。”

老支书显得更加严肃地追问：“既有接到通知，怎么不见行动？怪！”

“凌云姐说俺石头村界内今夜无霜。嗨！我曾劝她别担这个风险，随大流，照转上级的预报算了，可她就是任性不听，非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可。”

“噢！是石凌云说无霜的！大队长的意见呢？”

“大队长一接到县委的紧急通知，急得象个电动磨盘团团转，立即敲响村口榕树上那口大铜钟，召集群众布置防霜，当场有人提出今晚不一定有霜，大队长连连摆手说，这是上级的通知，有霜无霜都得防，出了事，俺可负不起这个责任，还是照通知办事保险。可是，正当防霜队伍要出发，却被凌云姐拦住了。大队长可生气啦，象半天打雷一样吼着：倘若撞板出问题，责任谁担当得起！凌云姐不慌不忙地说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。没有霜冻，何必兴师动众呢？接着，她一口气说出了几十条无霜的依据，当时加上石柱伯、甲子伯也极力支持，很多群众都说凌云姐说到理上，大队长才不得不改变主意，同意凌云姐的意见，把劳动力转移到村后去平整越冬秧地了。”

老支书听了石春花这一番绘声绘色的讲述，依然放心不下地问：

“石凌云根据什么判断无霜？”

石春花一把将老支书拉到厅上，拖过一张竹椅，请支书坐下：“别急，先歇歇脚吧！”

老支书哪里坐得安稳，越发焦急地问石春花道：

“石凌云到底凭什么依据判断无霜？”

石春花双眉紧皱，嘴里象含橄榄一样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大概凌云姐讲了几十条，可能石柱伯讲了十几条，还有甲子伯也补充了……”

老支书微微一笑：“什么大概、可能？！你讲具体点嘛！”

石春花眯了眯眼睛，张了张嘴巴：“嗨！气象名词真不好记，都漏底啦！”说着，唰地脸红得象番茄。

老支书稍为放缓了口气说：“有道是，煮饭凭米，测天凭据。依据不足会误事的。我问你，石凌云现在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一问到石凌云，石春花嘴里象小河流水，说个没完没了：“她呀！地球转一圈，凌云姐足足转两圈。今天她忙得真够呛，什么察天象，访老农，查资料，搞会商。登山看落日，下河探水温，从日影对中一直忙到星浮月起。刚刚到养猪场，吩咐饲养员加草保温回来，屁股还没沾椅，又把自己的棉衣送到五保户家里去了……”

老支书听后，深深为石凌云这种深入过细，敢于抛开个人利害得失，勇于负责的精神所感动。但是，他此时心中还记挂着防霜的事，觉得非亲口问问石凌云不可。只见他紧了

紧颈上的水布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得马上去找石凌云！”

石春花伸手一拦，真挚地说：“老支书，你批评我吧，都怪我三斗芝麻倒无一粒落耳，一条依据也说不出来。你老人家刚刚跑了远路，够累的了，要找凌云姐，还是我去！”说罢一溜风似地走出去了。

不一会，巷口传来了石春花尖脆的声音：

“老支书，大队长回来罗！我继续找凌云姐去！”

随着一阵“噔噔”响的脚步声，大队长荷着锄头走了进来。这位大队长的大名叫石小满，年纪要莫四十开外，长得五官端正，身材厚实。你别看他外表有几分斯文，实际却是个粗心急性的人。他把锄头往门后一放，劈头就问：

“怎么摸黑回来？一千斤良种的事说定了吧？越冬秧地都快平整好了。”

“还有比良种更重要的事呢！”老支书接着说，“你先说说今夜防霜的事吧。”

“这个你尽管放心，我们村今夜不会有霜冻。刚才我在路上心里粗略地合算合算，这次不用防霜，起码可以节约几百个劳动力、几万斤柴草谷糠，又加快了平整越冬秧地的进度。”

“噢！”老支书摸出随身带着的生切烟丝，一面卷着一面说：“你只想到节约几百个劳动力、几万斤柴草，可曾想到几百亩越冬番薯，上千亩柑桔、菠萝、胡椒园！”

石小满说：“都想过！本来防霜的稻草都已挑出村口了，因为石凌云说无霜，才把稻草挑回来的。”

老支书划亮了一根火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：“好吧，你把无霜的依据，一条一条给我讲出来。”

石小满笑着道：“依据么？多着哪！石凌云说，太阳下山前，天空有碎积云；太阳下山后，天边又未见胭脂红；还有什么烧火时山草不太刺手；龙眼树绿叶不见自动脱落；石柱伯还说，中午菜园里的君达菜叶未发现严重下垂，烟丝也没有变脆……”

老支书听石小满一口气说出了十几个依据，他微闭着眼睛，仔细地推敲着每一个依据，双手轻轻地揉着烟盒里的生切烟丝，果真不脆。

石小满怕老支书放心不下，又趁着他在思考的空隙，补充了两条：“刚才我听说你回来，放下锄头到水沟里洗脚手，脚尖指尾都没有一点冻痛感；另外，草丛里还有零星的小青蛙的叫声。”

解放前给地主做过十年长工、解放后在农村当了二十年干部的老支书，是个种田老手，观天行家，听了这些依据，心里暗暗称赞石凌云调查得很细致、很全面。然而，这位办事老练精明的支书，并不因此而感到心满意足，他迟疑了一阵，又问石小满道：“这仅仅是一些天象、物象的征兆，还有观测场的仪器反应呢？”

“观测场的仪器反应！”石小满语塞了，他搔了搔后脑勺说：“可能温度不会很低。”

老支书问：“你到观测场看过没有？”

石小满道：“听石凌云说过，准确的度数我记不起来了，

反正不会有霜就是了！”

“不行啊！”老支书带着一丝见嫌的口吻说，“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，我们必须仔细一万，不可疏忽万一。不仅要听，而且要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防止意外损失。”

大厅里的空气这时显得有点儿紧张。

作为多年一道工作的老战友，石小满深知凭这些天物象的征兆，远远不能叫老支书轻易信服。他很想尽量说出准确的仪器数据来，可这对平素不大重视学习，办事粗心的石小满来说，确实是比扛大石还要吃力得多啊！他已经开始感到有些窘迫，不时下意识地摸着下巴的胡茬，焦急地期待着气象员石凌云快些到来。忽然，从窗外传来了一阵“窸窣窸窣”的脚步声。石小满双眉轻轻一展，心里估计该是石凌云回来了。可是，脚步声一阵过了又一阵，还不见石凌云半个影儿。他不由得走过去，打开窗门探头一瞧，原来却是加班平整秧地的社员收工了。正当他感到焦急之际，突然，门外走进一个人来。举目一看，走进来的不是石凌云，却是石春花。于是，石小满连忙问道：

“春花，凌云呢？”

石春花耸耸鼻子，嘴一撇：“嗨！我把脚底皮都走薄了，还是追不上她。起先，我到五保户家，王大娘说，凌云姐把手上的棉衣往她老人身上一披就走了。我来到巷口听人说，凌云姐到队里的牛舍去了。我一口气赶到牛舍，饲养员说，凌云姐刚刚帮他堵塞好一排窗口又走了。我估计她大概可能回家里去添件把衣服。怎知到她家里一问，她母亲李二婶

说，女儿还没吃晚饭哩！嗨呀呀！她不知跑到哪个州府省份去了——大概，可能……”

石小满听得不耐烦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什么大概、可能，别罗里罗唆的，你快给我把她找回来！”

石春花心里很不高兴，脸上飞起两朵乌云，屁股重重地往竹椅上一坐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可再没这份能耐了！”

石小满对石春花动不动就要脾气很不满意，脸色一沉，想说些什么。老支书向他丢了个眼色，把话锋一转，和颜悦色地招呼春花说：“小妹子，你辛苦了！刚才大队长说了好多无霜的天物象依据，现下，你来补充补充今夜观测场的仪器反应吧！”

石春花没提防老支书来这个“突然袭击”，急得她满脸通红，额头冒汗。正愁无言以答的时候，她忽然高兴地嚷起来：“凌云姐来啦！”

老支书和大队长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，果然看见石凌云迈着矫健的步伐，意气风发地走进大门来了。看上去，她顶多是二十岁出头，身材虽不很高大，却长得匀称结实；彩霞般的圆脸上有两个不大明显的酒涡儿，两道长眉里又似乎蕴藏着几分泼辣；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炯炯有神，仿佛能看透云天万里。

石春花背着老支书，偷偷地朝石凌云挤挤眼睛，吐吐舌头，意思是提醒她要准备好回答老支书的盘问。

石小满热情地给她拖过一张矮凳：“凌云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坐下来，向老支书汇报一下观测场里的仪器反应。”

石凌云一面对大队长点着头，一面笑盈盈地迎上前去，使劲地握着老支书的手：“老支书，你几时到？”

“刚到。”老支书回答之后，又关切地问：“听说你还没吃晚饭哩！别饿扁了啊！”

石凌云笑着说：“刚刚在石柱伯家里吃了芋头葱花香饭。边吃还边叨念你哩，要是知道你回来，准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
老支书说：“吃饱了就坐下来谈谈。刚才大队长已把无霜的天物象谈了很多，你再把观测场里的仪器反应说说吧。”

石凌云坐下来，谦逊地望了大队长一眼，顺手把矮凳稍向老支书面前一挪，从容地开了腔：

“根据今天二十二点钟的观测，气温是摄氏十一点四度，地温是十二度，风向偏东北，风力一至二级。”

老支书听后沉吟着。石小满和石春花拿眼睛看着老支书的神态。石凌云睁大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侧着耳朵，活象侦察员在侦察周围什么秘密似的，过了一会儿，她指着墙角说：“老支书，大队长，你们听，还有蚊子叫哩！”

老支书和大队长正要侧耳细听，石春花已敏捷地走过去，伸出巴掌往墙角一捂，攥着个空心拳头，拿到老支书面前一放，果然有一只蚊子从她手心飞起来，同时发出微弱的嗡嗡叫声。石小满猛伸出双掌轻轻一合，蚊子即时掉落在地上打转。

天真烂漫的石春花猫下腰，捡起挣扎着的蚊子，象拿到什么重要的证据一样，往老支书面前一摆，说：

“这又是个活生生的依据，你该放心了吧！”

老支书并不轻易表态，只管深沉地思索着。随着思路的展开，疑云的消散，脸上恢复了固有的和蔼神态，他朗声地招呼大队长和石凌云说：“我们这就到观测场看看去！”

石凌云带着老支书和大队长，踏着月色，一起来到观测场，打开百叶箱，扭亮手电筒照着温度计说：“老支书，你看，现在气温仍是摄氏十一点四度，根据前几次霜冻的规律，明天黎明前顶多只能下降到四度。我们这里一般是二点七度有轻霜，一点五度有中霜，一度以下才有重霜，前几夜曾经从十点三度下降到二点九度，都没有出现霜冻。”

石小满从旁证实着：“没错！”

老支书解下自己脖子上的水布，往石凌云脖子一围，拿过她手里的手电筒，照照温度计，看看地温计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真没差毫厘。”可他心里又琢磨着：早间在回家路上，听平原地区的人说，温度不是已经下降到八度了吗！难道相隔几十里地，气温竟差异这么大？

敏锐的石凌云看出了老支书的心思，便解释说：“俗话说‘十里不同天’，山区和平原的气温，常常是差异很大的。从地形来分析，这次冷气流是从北方南下的，大南山以北的平原首当其冲，温度当然较低；咱石头村处在山南，连绵几十里的高山，把南下的冷气流给挡住了，仅仅受到边缘影响。因此山南比山北的温度要高些。用《矛盾论》里的话来说，这叫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，全县大范围今晚可能出现霜冻，这是普遍性；我们石头村不会有霜冻，这是特殊性。”

石小满本来是个不大注重理论学习的人，这回觉得石凌

云讲得深入浅出，便笑道：“气象员给老支书讲起辩证法来啦！”

老支书听完了石凌云这番分析，感到有理有据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不禁称赞说：“凌云的辩证法讲得满不错呀！一个革命者一旦掌握了革命理论，就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抓住主要矛盾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小满呀！这一点我们应该向小将们学习，认真学点理论。要不，就会有眼分不清青红皂白，随波逐流，人说五两，我讲半斤。这样常常会给工作带来损失。”

老支书这番肺腑之言，刚好戳到了石小满的痛处，只见他尴尬地张了张口：“可惜生产太忙了，要学习没时间；再说我的文化也太低了，南瓜大的字认不上一筐半箩。”

老支书望着石小满恳切地说：“干革命那能不忙，有志气不怕文化低。只要我们象楔子一样去挤，时间就有了；文化低就需要用‘钉子精神’去钻。善于‘挤’，敢于‘钻’，总是可以把理论学好的。同志呀！革命在深入，不认真学点理论不行啊！”接着，他把手一挥，领着石小满和石凌云，一面谈着关于理论学习的问题，一面挨家逐户去访问老农。直到老农们一致肯定石凌云的预报正确，才算使老支书心头的大石落了地。

过了个把钟头，三人一起回到大队办公室。石春花早已煮好了一壶热气腾腾的浓茶。大家坐下来，又一边喝茶一边议。

石春花给老支书倒了满满一杯茶，扮了个滑稽相说：“老支书，这回该放心了吧！”